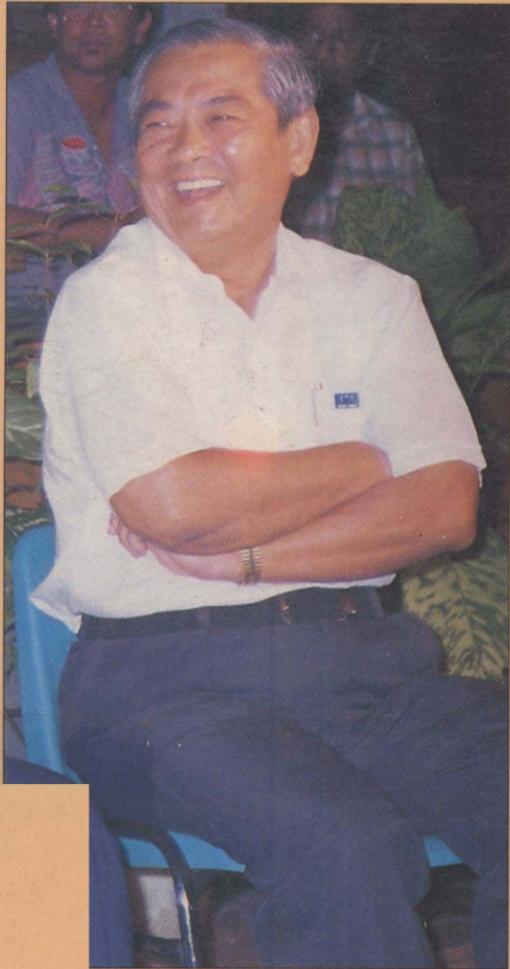


谢诗坚著



林  
詩  
堅  
著  
評  
傳

# 林苍祐评传

谢诗坚著

## 代序

一个人能够在政坛纵横35年，实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也许是因为有这么多年来的从政记录，林苍祐医生才有很多资料能够从历史中找出来。但是令人不解的是，在书坊中找不到一本对林苍祐有较详细介绍的书籍，即使是英文本，也只能从讲述马来西亚的政治书籍中看到片断。可以说林苍祐的从政经过和他的出身极少被完整的记录起来。

最近，林苍祐医生表明行将引退，而想过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清闲生活，引致一些朋友要我动林苍祐的脑筋，让他在《联合报》有系统的亮相。（后来，林苍祐改变初衷，重作冯妇，再度参加竞选，蝉联第五任槟州首席部长。）

写林苍祐说来简单，做起来却是甚为困难，因为资料不多，整整半个世纪有余，该如何下笔呢？

当我把这个意思向林医生提起的时刻，他就天南地北地谈历史和传记的写法，但最后给了我一个不令我满意的答案：

“林苍祐不是一个重要的人，不值得著书立说，因为林苍祐是首席部长，所以他对槟州而言是重要的一分子。不过对我林苍祐本人来说，那是没有什么东西好写的。”

或者他可能也曾经谢绝过用英文写作的作家，以致没有人能出版一本《林苍祐传记》。

我不同意他的答案。我说：“从马来西亚的政治历史演变中，阁下扮演着极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对槟州和华人社会而言。我不想只写首席部长，我希望能写林苍祐这个人。”

接着他把话岔开去，谈到《联合报》创刊号封面说他拥有12匹马，而他的退休与马有关。他指正说：“这种写法是很表面的，未针对问题。如果你们要写马，我可以告诉你一些有关马的知识。

你们必须从这方面下手，才能了解到马和林苍祐的关系。”这使我想起当他从纽西兰回来时吐出一句话：“不要中途换马！”（即意他不会中途退休）。

“你知道吗？人类自从开天辟地以来，就和马结下不解缘。当时没有交通工具，马儿便成为人类不可或缺的来往工具，人靠它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货物的运输也少不了它。”

林医生一谈到马，话不停的大谈马的知识，但绝口不谈《马经》，他养马不是为了赌博，而是当着一门学问来研究：“马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人类在古代是靠马进行打仗。马成为权力追逐者的有效工具。如果没有马，战争不会大规模，远征更加不成了。”

从这里，他似乎暗示着马在古代正如现代的选举。今天是“投票箱里出政权”；过去是仗着马儿沙场驰奔，一步一步地建立起权力和权威的地位。

他还说：“马有很多种，去年他到美国时就带他的夫人去参观马场，而他的夫人惊讶地发现到在专门饲马的农场内，有60种不同的马；今天马场的马只是其中一类。”林夫人不解马，我也不懂，但林医生懂。

其实，他从读大学起，开始对马发生兴趣，很喜欢看马的书籍。去年他在美国时，除了专买政治书外，便是大买马书了。在50年代初期，他曾养过一头马，过后因为忙于从政，被迫放弃“与马为伍”的生活。最近他觉得有必要利用闲暇的时间再研究马，这是考虑到退休后需要一个“寄托”，不致觉得生活平淡无味。

虽然如此，我看得出，养马是他的一种嗜好和研究，不是他生活的全部。即使他真的退休后，仍然不忘政治。

政治对他几乎是分不开的；他的血管里流着的是政治的血液。如果你有兴致的话，他会和你谈政治，通宵达旦而不倦。

许多在他周围的人都说，他谈政治的精力是过人的，搞政治更有手法，而眼光是看远不看近的。当他决定要做一件事的时候，

态度是坚决的，勇往直前，成败是另一回事。

回到养马的正题，林医生说：“马是人类的可爱伴侣，不是养马人，不知其中乐趣。”

但是他对那些狂热赌马，拼命输钱的人却摇头叹息。这些人没有了解马，想靠马发达，几难矣！

可是在马来西亚，养马除了让它在马场出威风外，并没有其他去处。由于这样他的马养在马场，当然也会参加赛马，以证明他养的马是优种，且具有潜力。

因为看到他在马场出现，很多人议论纷纷。但有多少人知道林医生也是马专家呢？

他谈了又谈，最后把话题转到《联合报》。他说：“你们办这类小型报纸，若要增加报分的话，应该去发掘小人物的大新闻。这些人的身上有许多值得一提的故事；比如一间小杂货店的小商人，怎么使到他的孩子个个都是大学生？又如一个年轻时踏脚车四处卖咖啡粉的，今天又怎么的飞黄腾达？又比如为什么这个人原本是开一间小餐馆，他在日后的又如何成为餐馆业巨子？还有；他学问不是很高，一生克勤克俭，但他的孩子个个成龙成凤。”

“除了表扬好人好事，《联合报》也应该要做到能够表达升市民的心声，让他们有机会在报上亮相，不要一味找来找去只写几个时常亮相的人物。”

“办报是需要有冲劲的，也要有新鲜的内容，你们可以做的新闻很多，在林苍祐这边拿不到新闻。”

虽然如此，林医生并没有给我失望，他讲到他的父亲时眉飞色舞，也谈他的从政和他对问题的看法，间中并纠正我所提到的事，然后他给我一些人的名字去找林苍祐的资料。

我不以为在林苍祐身上找不到新闻，从他谈马和谈办报的言谈中，我确然找到灵感。如果他一直谈下去的话，我将会有更多的资料提供给读者，可惜已经打扰他多次，而且看看时间差不多很迟了，我们结束了一段东南西北的无所不谈的对话。

无论如何，我这个人是越困难的东西越激发我去尝试。

《林苍祐评传》是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挤出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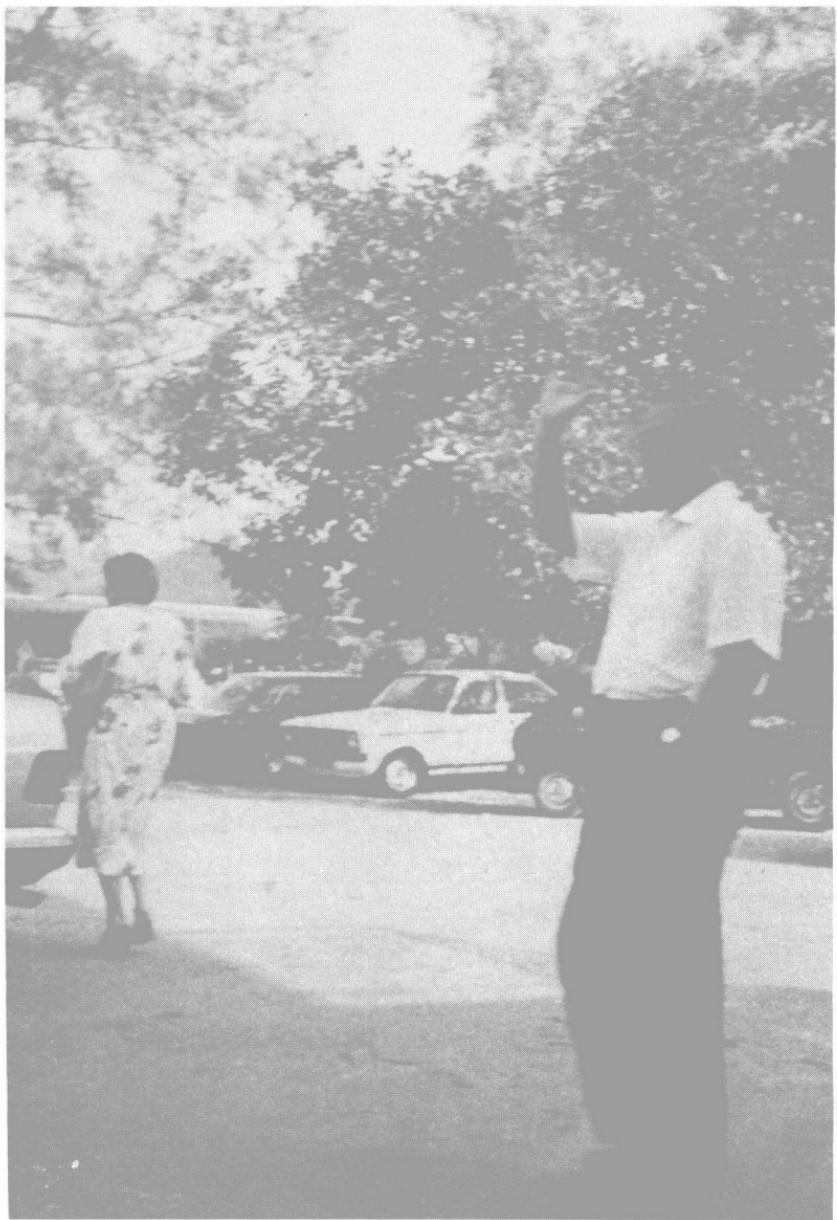
由于《联合报》所需要的格调是轻松和通俗化的，我尽量使自己能够适应这类的文字。我感谢很多朋友向我提供宝贵的资料和相片，也要感谢《星槟日报》给予的方便。

**不论是林苍祐的朋友或是他的政敌，也不论你认识不认识林苍祐，这都没有关系。你不能否定的是：他在政治上所起的作用，他对槟城的贡献也是有历史来佐证的。**

现在或未来的从政者，《林苍祐评传》也许是值得作为参考的。

我是根据历史来写这本评传，间中会带有主观的意识，也会用对话的形式来衬托出人物的形象和性格。这不是正传，也不是传记，同时只是初稿，是一篇一篇的写，未经林医生过目，尚有错漏，请见谅。而文中所提到的人物，若有得罪，也请海涵。读者可当着读历史故事来读《林苍祐评传》。字里行间若有任何差错，日后再行补正，文责概由作者负责。

（1985年3月）







第一章： 1

## 童年及学生时代

第二章： 17

## 单枪匹马闯中国

第三章： 35

## 告别中国回槟城

第四章： 47

## 迈上漫长政治路

第五章： 87

## 当上马华总会长

# 录

第六章： 143

**而今迈步从头起**

第七章： 173

**夺取槟州执政权**

第八章： 239

**退出领导民政党**

266

**林苍祐医生年表**

279

**后记**



# 第一章：童 年 及 學 生 時 代

20世纪初时，马来亚已经成为英国的殖民地；而槟城，新加坡及马六甲则被划为海峡殖民地，直接由英国人统治（海峡殖民地于1824年成立）。

土生土长的华人大多数聚集在海峡殖民地，南来的华人也在这三个地方定居，及后分散到联邦内陆。

那个年代，土生的华人已经组成侨生公会，随后华人的大批南来，才冲淡这个集团所扮演的角色。

在新加坡的一个姓林的家庭中，于1891年诞生了一位麟儿，取名林萃龙，接着又生了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其中一位林汉河后来成为医生且被封为爵士，但是做大哥的林萃龙，在安德鲁教会学校及莱佛士学院毕业后，考进爱德华六世医学院，1913年考取医学士。

## 父亲林萃龙医生

这位年轻的医生一毕业后，即离乡背井来槟城，在政府地方医院担任助理外科医生。当时是22岁，英姿风发，决心在槟城创一番事业。从兹落地生根，是他一生的转捩点，也创造了后期的槟城历史。

翌年，林萃龙医生在沓田仔自创“思明药房”。

“思明”这两字是萃龙的父亲按的名。因为他们祖籍是福建厦门（思明）。

同安金厦也称思明，苍祐祖父取此名字亦有思乡之意义。

林萃龙单身匹马在槟城闯天下时，仍然是单身汉，住在阿拉顿律（Jalan Arraton）这间旧屋已被拆除，目前重建成漂亮的双层排屋，部分不再属于林家的产业。

在林萃龙住家的对面，住着一位年轻的姑娘。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这位姑娘谢瑞云不久就与年轻的医生堕入爱河。谢瑞云小姐是谢其意的女儿，她和后来参政的谢成金是堂兄妹。

谢成金50年代和林苍祐一起搞政治，同属马华要员，但后来因为首席部长之争而和林苍祐结怨。这是后话，以后再提。

萃龙结婚后，于1919年5月28日生下第二个爱情结晶，是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取名林苍祐。意即“苍天保祐”。这个人就是后来在政坛呼风唤雨的人物。

在林苍祐的前头，有姐姐，下来有弟弟和妹妹，二弟苍树是药剂师，一向来在恩明药房工作迄今；三弟苍明是会计师，刻下在新加坡；四弟苍吉是著名绘测师，槟城敦拉萨摩天楼城市发展计划的主要设计人。

林苍祐出生的年代，正值中国掀起影响深远的“五四运动”。一场文化运动也波及到马来亚。在这之前，孙中山先生成功领导辛亥革命，推翻满清帝制，结束几千年来封建统治，于1911年建立中华民国政府。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槟城影响不大。虽然五四运动的文化革新冲击到马来亚，但答答社会依然处于优势，尤其是在上层阶级方面。英殖民政府对答答社会照顾有加，因为这些人接受了英文教育而顺应英政府的潮流。

林苍祐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长大的。在当时来说，医生的儿子是属于有钱人，更何况林萃龙医生在槟城逐渐成为名西医，有“儿科圣手”的美誉。

林萃龙的家庭教育相当成功，他不是进行藤鞭教育，而是以爱心教导孩子。

当苍祐稍为懂事时，他们已离开阿拉顿律的住家，搬进中路的一座洋房。以当时环境，是很少人能够有此幸运在良好的教育环境中长大。

林苍祐回忆道：“从我童年开始，先严教我如何凭着罗盘去指

认家乡夜空中的繁星，家慈凭着家中的挂钟教我分别时辰。”

这深刻的回忆，是林苍祐启蒙教育的第一课。

在家中，父亲要他们兄弟姐妹培养劳动和纪律，母亲则慈爱开导。孩子们得到长辈的训练，又被鼓励自由发展，以致林苍祐从小就养成领袖的性格。

他的弟弟苍树追忆儿时记趣时说：“我们的大哥是名副其实的大哥头，玩游戏他带头，玩拔拔朗也是由他率领。总之任何游戏他都是第一，我们大家跟着他。”

不过，嬉戏之余，林萃龙也要他们做园艺工作，住家外面的大庭院，就是他们发挥的场所。

一件有趣的事情发生在苍祐进学的第一年。他被送进女校读书。虽然当时男女同校，但他的弟妹们取笑他变成“女孩子”。

过后，他转进哈珍学校 (Penang Hutching School)，再升上著名的大英义学 (Penang Free School)。

大英义学是英殖民地政府设立的一间英校，素负盛誉，政要名士多由此出身，包括首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

## 中西医解救苍祐

尽管林萃龙忙于医务，“他对孩子的照顾是至为细心的。有一次林苍祐的小腿上红肿起来，又没有脓挤出，吓坏了做父亲的，也可真难倒“儿科圣手”。

于是他去请教一位懂得中医学的亲戚，问他有没有办法敷中草药使红肿的部分呈现疮头。果然敷了药后，看到疮头，于是做父亲的拿苍祐去开刀，以期早日痊愈。

萃龙向苍祐说：“孩子，你能受得了开刀的痛苦吗？”

苍祐回答：“我可以承受一切加诸我身上的楚痛，我不怕。”

他们的谈话充分流露出父子情。

林苍祐忍受一切痛苦，但腿上留下的疤痕永远存在，这种种忍痛的功夫对他日后的从政有很大的帮助。

著名大慈善家拿督刘惠城（1986年88岁）和其夫人拿汀陈君玉是林苍祐夫妇的挚友。4个人经常在林府院宅玩网球。

在拿督刘惠城的印象中，小时候的林苍祐是“走路的姿态与众不同，他昂首挺胸，颇有大将之风。”

“当时我说，这孩子大了是个领袖人才。”拿督刘惠城有此预感。

拿督刘这样说：“我经常打苍祐的头，他的头是被我打大的。”

除了读书外，苍祐热爱课外活动。他参加过童子军，做过“学生警卫”，“官衔”是“中尉”；他也是学校的辅导团副团长。

拿督刘是林苍祐的长辈，即使在苍祐日后的首席部长，仍然对这位老人家相当敬重，而且遇到难题，需要老人家说项，也会请拿督从中斡旋。

有一次，在土地发展问题上，已是槟州首长的林苍祐与地主拿督骆文秀有所误解，拿督刘知道了，曾经请拿督骆文秀和林苍祐在佬摩多面对面洽谈。

林苍祐小时很佻皮，小动作也多。他爱好体育运动，也爱看书，手不释卷。

在小学时成绩特出，到了中学时表现更加优异，同时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他参加辩论会，不但训练得一口流利的英语，而且词锋锐利、智慧和学识亦不断累积。

与他同一个时期较出名的人物有已退休的新加坡大法官黄宗仁，陈亚达法官，林建才律师及较他低年的林建寿律师。

林苍祐说：“智慧形成人类的特性，智慧令人辨别好与坏，智慧使人德行兼备勇往直前，去追寻学问与真理，并将之忠实地利用在对他本身有利益，或对他处世享有利益的事务上。”

不错，林苍祐从学生时代开始就不断地吸收知识，不断地学习，以扩大他的视野。

从林苍祐的家庭教育到学校教育，他已被训练和孕育成领袖

人才。

日本著名教育家木村一久在其著作《早期教育和天才》一书中这样说：“从种种事实来看，天才还是庸才，与其说是由先天的遗传，禀赋等因素所决定的，莫如说是由后天的环境影响和教育等因素所决定的。早期教育就是一种事实根据。”

不错，林苍祐不是先天的天才，而是后天的天才。

## 中学时期展才华

30年代，对林苍祐的一生起着很大的启示。1933年到1937年，苍祐已经在中学阶段。他在学校发起组织辩论学会、科学学会、摄影学会和网球队，试图训练自己成为全能的人才。

更令人惊讶的是，在这个时期，林苍祐居然能饱览学校图书馆的书。据一位同学说：“苍祐整天泡在图书馆里，有时候把书借了到红毛丹树下（当时大英义学的对面是红毛丹园）自修，不管懂或不懂，苍祐翻过每本书。”

有一天苍祐骄傲地向他的同学说：“我几乎看过图书馆里的书。”

他的同学不相信，认为他“车大炮”，但他不甘示弱地作出挑战：“你们随便讲你所要借的书，我可以找出来给你们看。”

当他如数家珍地一五一十告诉同学他读过英译本的孔子和老子的著作，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英国哲学家罗素的著作，《甘地传》等等名著的时候。同学们都服了他，对他的学问肃然起敬，收回“车大炮”的字眼。

诚然，绝少人相信苍祐有此能耐呆在图书馆一本又一本的看书，但从他自我累积的知识中，而又能够比他同一个时期的学表现特出，也就不再怀疑了。

他是个知识饥饿者，拼命的在知识宝库中钻。不过他不是那类“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自鸣清高的知识分子。他喜欢交朋友，也喜欢课外活动。

他的同学回忆道：“我们是属于贫穷的，苍祐是属于富有的，因为他的父亲是一名西医。

他常常邀我们到他家里，大家不分彼此。有时讨论问题，有时研究功课，有时嬉戏一场。”

他的父亲林萃龙，不但是一名“治病救人”的好医生，而且也在社会上活动，包括创组西医公会、辅友社、也成为中华体育会，海外华人公会的主席；因而被委为海外殖民地总督谘询局议员，华人参事局议员。1937年被委为太平局绅，不久退出社会活动，专心行医；闲来搞园艺，并打太极拳。

唯一让萃龙担心的是苍祐仍无法在学校中获得灌输纪律这一门学问。他的父亲要他参加童子军，却收不到效果，原来他的顽皮与好动的性格造成他不受约束，以致他在童军中表现奇差，没有考到第一级童军，更加做不上皇家童军。

有一天，他的父亲向他说：“苍祐，我看你做童军不行，你根本没有学会自律，不如转入参加学生军训队。”

苍祐没有异议，他尊敬他父亲的建议，因此他成为学生军一员。果然他在这里学会自律，三个月后被升为队长，一年之内调升到“中尉”。

中学毕业时，他已成为学校的“知名之士”，风头甚健。

一位同学这样形容苍祐：“他中学的功课顶呱呱，口才一流，运动记录 AI。他果然不是池中物，具有鸿鹄大志！”

在记忆中，启发他孜孜不倦的几位老师有陈深祥、陈嘉柳、戴思吉、查纳阿比丁。在他自己看来，他的数学最佳。可是他不成为数学家和科学家，而是在日后走上他父亲的道路。

## 鸿鹄展翅飞英伦

1938年，他考获英维多利亚二世女皇奖学金，动程前往英国深造。鸿鹄要展翅飞翔，另一个人生驿站正等着他起步。

1938年，国际政局动荡不安。在欧洲，德国纳粹头子希特勒

野心勃勃，企图霸占全世界；在亚洲，日本军国主义横行霸道，侵略中国。

希特勒和日本蝗军在张牙舞爪，世界和平遭受严重破坏，人类的自由被剥夺，生活在恐慌不可终日中。翌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林苍祐在这个动乱的年代去开闢他的新天地。他离开了温馨的家，到一个遥远的陌生地方，尽管危机四伏，他并没有畏缩。

林苍祐说：“当1938年我离开乡土时，个人远景除了充实自己的学问，做一个有用的人外，其他是颇渺茫的。在尽可能的范围内，我们被教育及训练成为大英帝国结构内的一个齿轮，要避免成为齿轮的唯一方法是不成为象牙塔里的学者。我选择了科学训练而攻修医科，衷心希望由于对科学精神的理解，我将可以不必依赖“虚妄的主观式稳定而生存”。我追求思想的启发，我享尽个人应有的自由，之后我的思想又注入阿里斯多德（希腊哲学家）的哲理：“人类能够理解的最大优点，即是其精神活动与其德行一致”。这点又再转以道家的“正静，哲理。”

他接着说：“这就是我初期所受文化的路脉。”

在英国，苍祐首先选择在 Gray's Inn 读法律系，1940年毕业后继续攻读医科，而在1944年荣获爱丁堡大学医学博士。

大学阶段，对苍祐有更大的影响。他目睹希特勒在欧洲发动侵略战争而给各国人民带来的苦难，英国也不可避免加入盟军，向希魔展开斗争。

在亚洲，日本全面侵华，并把魔爪伸展到东南亚各国。

整个世界，陷入了黑暗。侵略和反侵略战争，正义和非正义战争正在进行生与死的博斗。

这个时候，林苍祐把书本所读到的智识用来分析这个世界。世界之所以动乱，出现了各种的思潮和主义；而霸权主义的四处扩张，压迫自由，残杀无辜，在在令人感到深痛恶绝。

“人类对于自由的追求与反自由的压迫形成尖锐的斗争。”林